

## 洛州四时景

韩林池

## 春

郭建贤



有一个地方，如盛放的山桃花一般充满生命力，又似夏木阴阴宁静深远，更如青天白鹭诗情豪迈，最难得的是拥有冬雪覆野一样敦厚纯洁的品性。

它有一个古老的名字，洛州，现称洛南。

## 春水初生

她从洛源走来，一路蜿蜒，奔赴未知的山海。

春寒料峭，远处草绿峰顶尚能积雪皑皑，洛河冲破山谷将融未融的薄冰，汨汨而下，滋润两岸生命。荠菜已然转老，有了抽秆开花的势头，紫花地丁也在悄悄探出脑袋，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不是跟种子妈妈说的世界一样有趣，洛河欢快地路过它们的世界，迅速打个招呼，便坚定向前。远方有多远，去了才知道，河水的使命，从来都是滋养万物，至于终点，那是到了就知道的事。

初春，洛河到达小城人口聚集区，成了阔大的县河。人们依河而生，为她筑了平整的坝，到了这里的洛河，性子沉稳了许多，缓慢向东，途

中与秦唐公园的垂柳相映成趣，早开的桃李杏梨临水照影，她便成了一面天然的镜子，收纳这一片天地的熙熙攘攘，繁花似锦。

暮春时节，樱花也开得累了，绿叶长得比花还多，春风过处落英缤纷，花瓣们摇啊摇，落在河里，河水轻轻皱了皱眉，又慢慢将它们带离故土。县河东边的湿地在这时蓄势待发，只等夏天用蓬勃的生命力，呼唤白鹭成群栖息，为又一种生灵提供繁衍生息的圣地。

到了灵口，初夏的树木郁郁葱葱，洛河在这里挥别洛州，保持着最初的清澈澄净，进一步奔向黄河母亲盛大的怀抱。

## 夏木始盛

它是秦岭南麓众多分支，如同主动脉之外数不清的毛细血管，分布在洛州境内，叫山川岭也叫坡。

小城边上的山坡大都长槐树，四五月份槐花雪白，有风的时候总能闻到阵阵沁人心脾的香，白天困倦的人大多会被这香气驱走一身疲惫，而晚间登山爱好者行走在林间小道，闻到的则是浓郁的香，少不得勾起腹中馋虫，搓揉着捣槐花麦饭或者槐花饺子吃。

远些的托龙湖，两岸青山多长板栗和橡子树，都有些年头了，浓荫如盖，能遮盛夏毒日头。小动物贪凉，却也惦记坚果，人类亦如是。这两种树很低调，开花时不见，结了果也包裹得

严严实实，只有等到果实熟透了，自己摔在地上裂开外壳，众生方得佳味。小动物把坚果拖进家里藏起来，好应对寒冬，人类直接煮熟或炒，弄成蒸板栗、糖炒栗子，还有最绝的省级非遗技艺橡子凉粉。

酷暑难当，蝉鸣四起。巡检老君山自带天然空调，令附近居民夜晚安然入睡；高耀岔沟一泓清泉结成潭，清冽降燥；石坡姬家湾瀑布飞流，丰水期直如垂云滚雪、碎玉流珠，自媒体盛行的今天，已然从名不见经传变成了“网红”；石门黄龙铺一带的高山，多年来是厂矿企业扎根的地方，养活了全县群众，近些年人民生态环保意识不断提高，在地方政府倡导和企业积极恢复治理下，青山苍翠，林木森森，夏天海拔高点的地方还有淡淡寒意，夜间睡眠需要盖上厚被子，这里的夏，是“中央空调”通风口的夏。

## 秋高气爽

说到秋，就绕不开天朗气清等词。

洛州之秋，白鹭成群，苍鹭结队，中华秋沙鸭呼朋引伴畅游洛河，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鲵在自然保护区里怡然自得，它们和人类共有一个家园，和睦相处的情形，在明丽的秋色里，分外真切。

天是蓝的，湛蓝；水是清的，接近透明。没有雾霾，因为工厂用的无烟煤，因为秸秆还田禁止焚烧，因为施工地段及时覆绿，因为洒水车随时待命

阻截道路扬尘，还因为有一群秦岭卫士勤恳监管，有环境监测“千里眼”及时预警。

洛州的秋，不必提山间层林尽染，也不用讲田野的硕果累累，它有自己的最独特的名片——洛南蓝。

## 冬临沃野

洛州的冬，瑞雪飘洒，沃野千里。

冬天是藏的时节，雪落了，山坡平地，一视同仁。黄土上的雪，是来年丰收的保障。洛州人热爱这片土地，严守耕地红线，重视土壤污染防治，尤其注重塑料污染治理。曾几何时，塑料薄膜被庄稼人奉为丰收的主泉，有段时间，人站在高处俯瞰田地，一条条塑料薄膜在阳光下泛光，好像无数道小溪，又像望不到首尾的白色贪吃蛇，一点点吞噬掉土地原本的颜色。后来，人们撤掉塑料薄膜，采用更科学的方法种植作物，烤烟叶子一如既往地浓绿，庄稼收成不减且食用更安心，经济林和林地养殖结合带来更可观的收益，光伏发电则降低了生活成本。

冬雪落下，室外万籁俱静，室内人们围炉煮茶，所有惬意温馨，都源于脚下这片净土。

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，四时轮转，万物有序。洛州作为中国广袤地图上的一个点，它用自己的四时更替书写生态环境保护的时代答卷。这份答卷，评判权在每一个洛州人民。

## 商洛山

(总第2556期)  
刊头摄影 石祥民

## 萝卜包里的爱

南阳



家乡的萝卜包色泽莹润饱满，表皮鲜嫩透亮，咬上一口，柔软而清爽，精致而不腻，真叫人欣喜，回味无穷。

做包子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平日里家里一般不做，只有等到快过年的时候母亲才会做。

那年冬天，父母刚到城里工作，一家人还挤在狭小的平房里。快过年时，大街小巷里弥漫着浓浓的年味。一天傍晚，我回到家里，母亲已经站在窗前，准备

好了不锈钢盆。只见她挽起袖子，用少量温水将酵母粉化开，缓缓地加入面粉中，又在面粉中加入了少许清水，继而用木筷子不断地搅动，直至出现絮状。她使劲地把面揉搓着，直到一个光滑的面团形成。接着，母亲又奋力踮起脚尖，从高处柜子里找出一个圆形的锅盖，小心翼翼地盖在面团上，静静地放置一旁发酵。

接着，她将一个肥硕的白萝卜放入清水中反复冲洗，再用刀切成细丝，加盐吸出水分；又把豆腐切成小方块，再将粉条放入热水中去烫，然后切成小段。不一会儿，青青的萝卜丝，嫩嫩的豆腐，软软的粉条，加入盐、生抽、香油、鸡精、生姜、蒜末，自然地组合在了一起，如同一幅水墨

画，飘逸而灵动，不禁让人沉醉。

等面醒好之后，母亲便把面团取出放在案板上，不停地揉。接着，又分成一个个小面团，用中指和食指轻轻地按压，再用擀面杖擀成光滑的面皮，再加入拌好的馅料。右手托着面皮，左手顺着面皮一角沿顺时针方向一点一点地去捏褶子，直到收口的时候，又加强手腕上的力道，将它牢牢捏紧。

包子就这样包好了，它们就像一盏盏精巧的灯笼，在冬日的夜色里，尽显浪漫与温柔，绽放着自己独有的风韵。

后来，我上了大学，每到寒假，我常常会和母亲一起包包子。但我的速度总赶不上她，我还拿着面皮拙笨得捏不拢时，她已经麻利地包

了好几个。在那一个个圆熟的包子中，我不仅感受到了付出的快乐，更感受到了浓浓的暖意。在她熟练的动作里，我仿佛看到了她对生活的热爱与坚持。

后来，我参加了工作，经常在外面买包子吃。市面上水煎包、小笼包、狗不理等包子层出不穷，包子的种类更加丰富。但它们仅能果腹，并没给我带来实质性的温暖，深入我的内心。

现如今，每逢过年的时候，母亲依然会给我做萝卜包子。当我看到那熟悉的包子，就如同看到了生活中的一张张笑脸和无穷无尽的希望。在那飘香包子的气息里，仿佛飘洒着温馨、团圆，流淌着幸福和绵长的爱……

## 那片柏树林

代红军

前段时间，出差在高速公路上经过老家那地方，远远隔着车窗搜寻着家乡的印迹。一座座山峦从眼前掠过，始终不见老家的模样。突然，坡上一片柏树林扑进了我的眼帘，思绪将我拉回到小时候的岁月……

在我家门前坡上，长着一片七八亩见方的柏树林。从我家院子过一个不深的山沟，步行四五分钟就到了这片柏树林。一过雨水节气，奶奶总是叮嘱我，到门前坡看看，柏树下的地软出来了吗？有了赶紧收拾一些，拿回来我给你包包子吃。在那个“瓜菜半年粮”的年代，地软包子可是难得的人间美味！

那片柏树林，不光是我童年的美食源，也是我们这些孩子们“藏猫猫”躲凉快的好去处，由于离家近，没事的时候我们经常去那里玩。但那片柏树林，却很不受大人们待见。砍柴吧，这些柏树都不太粗，做不成家具，就是砍了烧火，太细了油质大，还很难干，还不如跑远路砍砍槐树、栲树快当。柏树叶烧火没烟，只有烟味，呛味刺鼻、熏黑脸庞，也没人愿意砍。要知道，那时候我们为了给家里砍柴做饭，经常要跑四五个小时，到深山里拾柴啊！

村人也开荒种地，离家很远的缓坡和河滩都被乡亲们开垦开来种地，但柏树林在村邻们的眼皮底下，由于满地石头坚硬地被保存下来了。好在春天捡地软，夏天晒太阳，冬季打雪仗，四季常青，杵在门前坡上，不失为一道风景。

不觉二三十年过去了，奶奶爷爷相继离开了人世，老家离自己越来越远了，门前坡那片柏树林也逐渐消失在记忆的海洋里。老家偶有红白喜事，回家也曾看见在风中摇曳的柏树林，但它就像自家的老房子，看惯了仿佛不曾存在似的。

前几天，一个本家老伯伯去世。这个老伯伯在世时身体很好，天天早出晚归地劳作。丧讯传来，伤心不已。回老家帮忙的闲暇，堂哥邀我们一起去看看小时候玩耍的柏树林。走进柏树林，一棵棵老柏树仿佛精神了不少。堂哥向我介绍，现在很多邻居都在养殖飞鼠，它的排泄物叫五灵脂，是名贵的中药材。飞鼠最爱吃柏树叶，经常有乡邻来采。难怪一棵棵柏树看起来精神不少，原来是低枝旁叶都被飞鼠吃掉了！

堂哥又说：“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大家却怀念起小时候腊肉的味道，有些人跑来砍柏树枝叶熏腊肉，味香肉美，逢年过节摆上桌，人人都喜欢。”

树林里还像小时候一样，全是岩炭石。同行城里的朋友道：“你们这些柏树全是崖柏啊，崖柏不是长在石头缝中间吗？”我恍然大悟，崖柏串珠是许多城里人把玩之物，许多人以有一串崖柏串珠为荣。这七八亩的崖柏，如果全制成工艺品，老家的乡邻也算是发财了。

听了这些，我忍不住撞撞堂哥：“砍掉这片柏树林，让乡亲们也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！”堂哥微笑着摇摇头：“这片柏树林毁不得，它是我们戴家的根脉和风水。保护好我们世代居住的环境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！”

堂哥不经意间的一句话羞愧得我无地自容，亏自己在城区工作，境界还没有堂哥高。那晚，我做了个梦，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棵老柏树，几十年如一日，顶着风霜雨雪，静静地生长，不管外界环境怎样变化，不管别人对自己肯定与否，就这样安静地生长……

